

佛心經

碧血劍

上集

金庸著

蕭金生



目錄

- 第一回 危邦行蜀道 亂世壞長城……………五
- 第二回 恩仇同患難 死生見交情……………四一
- 第三回 經年親劍缺 長日對楸枰……………七七
- 第四回 矯矯金蛇劍 翩翩美少年……………一七
- 第五回 山幽花寂寂 水秀草青青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- 第六回 踰牆樓處子 結陣困郎君……………一八七
- 第七回 破陣緣秘笈 藏珍有遺圖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- 第八回 易寒強敵膽 難解女兒心……………二五七



張朝唐與湯鵬舉見殿中塑着一座神像，頭戴金盔，身穿緋袍，左手捧着一柄寶劍，右手手執令旗。那神像臉容清瘦，三絡長鬚，狀貌威嚴，身子微側，目視遠方，眉梢眼角之間，似乎微帶憂態。

第一回
危邦行蜀道
亂世壞長城

大明成祖皇帝永樂六年八月乙未，西南海外淳泥國國王麻那惹加那乃，率同妃子、弟、妹、世子、及陪臣來朝，進貢龍腦、鶴頂、玳瑁、犀角、金銀寶器等諸般物事。成祖皇帝大悅，嘉勞良久，賜宴奉天門。

那淳泥國卽今婆羅洲北部的婆羅乃，又稱文萊（淳泥、婆羅乃、文萊、以及英語 Brunei 均係同一地名之音譯），雖和中土相隔海程萬里，但向來仰慕中華。宋朝太平興國二年，其王向打（卽蘇丹，中國史書上譯音爲「向打」）曾遣使來朝，進貢龍腦、象牙、檀香等物，其後朝貢不絕。

麻那惹加那乃國王眼見天朝上國民豐物阜，文治教化、衣冠器具，無不令他歡喜讚歎，明帝又相待甚厚，竟然留戀不去。到該年十一月，一來年老，二來水土不服，患病不治。成祖深爲悼惜，爲之輟朝三日，賜葬南京安德門外（今南京中華門外聚寶山麓，有王墓遺址，俗呼馬回墳），又命世子遐旺襲封淳泥國王，遣使者護送歸國，賞賜金銀、器皿、錦綺、

紗羅等物。

遐旺王奏稱：小國後山，頗有神異，乞皇上賜封，表為一國之鎮。

成祖便封其山名為「長寧鎮國山」，親製碑文，並題詩一首，詩曰：

「炎海之墟，淳泥所處。煦仁漸義，有順無迂。懷懷賢王，惟化之慕

導以象胥，適來奔赴。同其婦子，兄弟陪臣。稽顙闕下，有言以陳。

謂君猶天，遣其休樂。一視同仁，匪偏厚薄。願茲鮮德，弗稱所云。

浪舶風檣，實勞懇勤。稽古遠臣，順來怒趨。以躬或難，矧日家室？

王心亶誠，金石其堅。西南蕃長，疇與王賢？盪盪高山，以鎮王國。

鏡文以石，懋昭王德。王德克昭，王國攸寧。於斯萬年，仰我大明。」

成祖皇帝的御製詩文，便刻在淳泥國長寧鎮國山的一塊大石碑上。此後洪熙、嘉靖、正德年間，均有朝貢。中國人去到淳泥國的，有些還做了大官，被封為「那督」。

到得萬曆年間，淳泥國內忽起內亂，「明史、淳泥傳」載稱：「其王卒，無嗣。族人爭立，國中殺戮幾盡，乃立其女為王。漳州人張姓者，初為其國那督，華言尊官也，因亂出奔，女主立，迎還之。其女出入王宮，得心疾，妄言父有反謀。女主懼，遣人按問其家，那督自殺。國人為訟冤。女主悔，絞殺其女，授其子官。」

這位張那督的女兒為何神經錯亂，向女王誣告父親造反，以致釀成這個悲劇，想必另有曲折內情，史書並未詳載，後人不得而知。福建漳州張氏在淳泥國累世受封那督，頗有權勢，為其國人所敬。

華人在彼邦經商務農，數亦不少，披荆斬棘，甚有功績，和當地土人相處融洽。費信「星槎勝覽」一書中記云：「渤泥國……其國之民崇佛像，好齋沐。凡見唐人至其國，甚有愛敬。有醉者，則扶歸家寢宿，以禮待之若故舊。」有詩爲證，詩曰：

「渤泥滄海外，立國自何年？夏冷冬生熱，山盤地自偏。」

積修崇佛教，扶醉待賓賢。取信通商舶，遺風事可傳。」

淳泥國那督張氏數傳後是爲張信，膝下惟有一子。張信不忘故國，爲兒子取名朝唐。

到張朝唐十二歲那一年，福建有一名士人屢試不第，棄儒經商，隨着鄉人來到淳泥國。這人不善經營，本錢蝕得乾乾淨淨，無顏回鄉，就此流落異邦。有人薦他去見張信，想要謀個生計。張信和他一談之下，心下大喜，便即聘爲西賓，教兒子讀書。

張朝唐開蒙雖遲，卻是天資聰穎，十年之間，四書五經俱已熟習。那老師力勸張信遣子回中土應試，若能考得個秀才、舉人，有了中華的功名，回到淳泥來那可是大有光采。張信也盼兒子回鄉去觀光上國風物，於是重重酬謝了老師，打點金銀行李，再派僮兒張康跟隨，命張朝唐隨同老師回漳州原籍應試。

其時正是崇禎六年，逆奄魏忠賢雖已伏誅，但在天啓朝七年之間禍國殃民，殺害忠良，天下元氣大傷，兼之連年水旱成災，流寇四起。張朝唐等三人從廈門上岸，僱船西上漳州。不料只行出數十里，四鄉忽然天亂，一羣盜賊湧上船來，不由分說，便將那教書先生殺了。張朝唐主僕幸好識得水性，跳水逃命，才免了一刀之厄。

兩人在鄉間躲了三日，聽得四鄉饑民聚眾要攻漳州、廈門。這一來，只將張朝唐嚇得滿腔雄心，登化烏有，眼見危邦不可居，還是急速回家的爲是。其時廈門已不能再去，主僕兩人一商量，決定從陸路西赴廣州，再乘海船出洋。兩人買了兩匹坐騎，膽戰心驚，沿路打聽，向廣東而去。

幸喜一路無事，經南靖、平和，來到三河壩，已是廣東省境，再過梅縣、水口，向西迤邐行來。張朝唐素聞廣東是富庶之地，但沿途所見，盡是饑民，心想中華地大物博，百姓人人生死繫於一綫，淳泥只是海外小邦，男女老幼卻是安居樂業，無憂無慮，不由得大是嘆息，心想中國山川雄奇，眼見者百未得一，但如此朝不保夕，還是去淳泥椰子樹下唱歌睡覺安樂得多了。

這一日行近鴻圖嶂，山道崎嶇，天色漸晚，他心中焦急起來，催馬急奔。一口氣奔出十多里地，到了一個小市鎮上，主僕兩人大喜，想找客店借宿，那知道市鎮上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無。張康下馬，走到一家掛着「粵東客棧」招牌的客店之外，高聲叫道：「喂，店家，店家！」店房靠山，山谷響應，只聽見「喂，店家，店家」的回聲，店裏卻毫無動靜。正在這時，一陣北風吹來，獵獵作響，兩人都感毛骨悚然。

張朝唐拔出佩劍，闖進店去，只見院子內地下倒着兩具屍首，流了一大灘黑血，蒼蠅繞着屍首亂飛。腐臭撲鼻，看來死者已死去多日。張康一聲大叫，轉身逃出店去。

張朝唐四下一瞧，到處箱籠散亂，門窗殘破，似經盜匪洗劫。張康見主人不出來，一步一頓的又回進店去。張朝唐道：「到別處看看。」那知又去了三家店鋪，家家都是如此。有

的女屍身子赤裸，顯是曾遭強暴而後被殺。一座市鎮之中，到處陰風慘慘，屍臭陣陣。兩人再也不敢停留，急忙上馬向西。

主僕兩人行了十幾里，天色全黑，又餓又怕，正狼狽間，張康忽道：「公子，你瞧！」張朝唐順着他手指看去，只見遠處有一點火光，喜道：「咱們借宿去。」

兩人離開大道，向着火光走去，越走道路越是窄小。張朝唐忽道：「倘若那是賊窟，豈不是自投死路？」張康嚇了一跳，道：「那麼別去吧。」張朝唐眼見四下烏雲欲合，頗有雨意，說道：「先悄悄過去瞧一瞧。」於是下了馬，把馬縛在路邊樹上，躡足向火光處走去。行到臨近，見是兩間茅屋，張朝唐想到窗口往裏窺探，忽然一隻狗大聲吠叫，撲了過來。張朝唐揮動佩劍，那狗才不敢走近，只是亂叫。

柴扉開處，一個老婆婆走了出來，手中舉着一盞油燈，顛巍巍的詢問是誰。張朝唐道：「我們是過路客人，錯過了宿頭，想在府上借宿一晚。」老婆婆微一遲疑，道：「請進來吧。」張朝唐走進茅屋，見屋裏只是一張土床，桌椅俱無。床上躺着一個老頭，不斷咳嗽。張朝唐命張康去把馬牽來。張康想起剛才見到的死人慘狀，畏畏縮縮的不敢出去。那老頭兒挨下床來，陪着他去牽了馬來。老婆婆拿出幾個玉米餅來饗客，燒了一壺熱水給他們喝。

張朝唐吃了一個玉米餅，問道：「前面鎮上殺了不少人，是什麼匪幫幹的？」老頭兒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什麼匪幫？土匪有這麼狠嗎？那是官兵幹的好事。」張朝唐大吃一驚，道：「官兵？官兵怎麼會這樣無法無天、奸淫擄掠？他們長官不理嗎？」

老頭兒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這位小相公看來是第一次出門，什麼世情也不懂的了。長

官？長官帶頭幹呀，好的東西他先拿，好看的娘們他先要。」張朝唐道：「老百姓怎不向官府去告？」老頭兒道：「告有什麼用？你一告，十之八九還陪上了自己性命。」張朝唐道：「那怎麼說？」老頭兒道：「那還不是官官相護？別說官老爺不會准你狀子，還把你一頓板子收了監。你沒錢孝敬，就別想出來啦。」

張朝唐不住搖頭，又問：「官兵到山裏來幹麼？」老頭兒道：「說是來剿匪殺賊，其實山裏的盜賊，十個中倒有八個是給官府逼得沒生路才幹的。官兵下鄉來捉不到強盜，擄掠一陣，再亂殺些老百姓，提了首級上去報功，發了財，還好升官。」那老頭兒說得咬牙切齒，又不不住的咳嗽。老婆婆不住向他打手勢，叫他別說了，只怕張朝唐識得官家，多言惹禍。

張朝唐聽得悶悶不樂，想不到世局敗壞如此，心想：「爹爹常說，中華是文物禮義之邦，王道教化，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人人講信修睦，仁義和愛。今日眼見，卻是大不盡然，還遠不如淳泥國蠻夷之地。」感嘆了一會，就倒在床上睡了。

剛矇矓合眼，忽聽得門外犬吠之聲大作，跟着有人怒喝叫罵，蓬蓬蓬的猛力打門。老婆婆下床來要去開門，老頭兒搖手止住，輕輕對張朝唐道：「相公，你到後面躲一躲。」

張朝唐和張康走到屋後，聞到一陣新鮮的稻草氣息，想是堆積柴草的所在，只聽得格啦啦一陣響，屋門已被推倒，一人粗聲喝道：「幹麼不開門？」也不等回答，拍的一聲，有人給打了記耳光。

老婆婆道：「上差老爺，我……我們老夫妻年老胡塗，耳朵不好，沒聽見。」那知又是一記耳光，那人罵道：「沒聽見就該打。快殺雞，做四個人的飯。」老頭兒道：「我們人都

快餓死啦，那裏有什麼鷄？」一只聽蓬的一聲，似乎老頭兒被推倒在地，老婆婆哭叫起來。

又聽另一個聲音道：「老王，算了吧，今日跑了整整一天，只收到三兩七錢稅銀，大家心裏不痛快，你拿他出氣也沒用。」那老王道：「這種人，你不用強還行？這幾兩銀子，不是我打斷那鄉下佬的狗腿，這些土老兒們肯乖乖拿出來嗎？」另一個嘶啞的聲音道：「這些鄉下佬也真是的，窮得米缸裏數來數去也得十幾粒米，再逼實在也逼不出什麼來啦，只是大老爺又得罵咱們兄弟沒用……」

正說話間，忽然張朝唐的馬嘶叫起來。幾名公差一驚，出門查看，見到兩匹馬，議論起來，說乘馬之人定在屋中借宿，看來倒有一筆油水，當即興興頭頭的進屋來尋。

張朝唐大驚，一扯張康的手，輕輕從後門溜了出去。兩人一脚高一脚低，在山裏亂走，見無人追來，才放了心，幸虧所帶的銀兩張康都揣在背上。

兩人在樹叢中躲了一宵，等天色大亮，才慢慢摸到大道上來。主僕兩人行出十多里，商量到前面市鎮再買代步脚力。張康不住痛罵公差害人。正罵得痛快，忽然斜刺小路裏走來四名公差，手中拿着鍊條鐵尺，後面兩人各牽着一匹馬，那正是他們的坐騎。

張朝唐和張康面面相覷，這時要避開已經來不及，只得裝作若無其事，繼續走路。

那四名公差不住向他們打量，一名滿臉橫肉的公差斜眼問道：「喂，朋友，幹什麼的？」

張朝唐一聽口音，正是昨晚打人的那個老王。張康走上一歩，道：「那是我們公子爺，要上廣州去讀書。」

老王一把揪住，挾手奪過他背上包裹，打開一看，見纍纍盡是黃金白銀，不由得驚喜交集，喝道：「什麼公子爺？瞧你兩個都不是好東西！這些金銀那裏來的？定是偷來騙來的，好，現今拿到賊贓啦，跟我見大老爺去。」他見這兩人年幼好欺，想把他們嚇跑。

那知張康道：「我們公子爺是外國大官，知府大人見了他也客客氣氣。見你們老爺去，那是再好也沒有啦！」

一名中年公差聽了這話，眉頭一皺，心想這事只怕還有後患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殺了這兩個難兒，發筆橫財再說，突然抽出單刀向張康劈去。張康大駭，急忙縮頭，一刀從頭頂掠過，砍去了他帽子。他挺身擋住公差，叫道：「公子快逃。」張朝唐轉身就奔。

那公差反手又是一刀，這次張康有了防備，側身閃過，仍是沒給砍中。主僕兩人沒命價奔逃。四名公差手持兵刃，吆喝着追來。

張朝唐平時養尊處優，加之心中一嚇，那裏還跑得快，眼見就要給公差追上，忽然迎面一騎馬奔馳而來。那中年公差見有人來，高聲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大膽盜賊，竟敢拒捕？」另外幾名公差也大叫：「捉強盜，捉強盜。」他們誣陷張朝唐主僕是盜匪，心想殺了人誰敢前來過問？

迎面那乘馬越奔越近。馬上乘客眼見前面兩人奔逃，後面四名公差大呼追逐，只道真是捉拿強人，催馬疾馳，奔到張朝唐主僕之前，俯身伸臂，一手一個，拉住二人後領，提了起來。四名公差也已氣喘喘的趕到。

馬上乘者把張朝唐主僕二人往地下一擲，笑道：「強盜捉住了。」跳下馬來。這人身材

魁梧，聲音洪亮，滿臉濃鬚，約莫四十來歲年紀。

四名公差見他身手矯捷，氣力甚大，當下含笑稱謝，將張朝唐主僕拉了起來。

那乘馬客見張朝唐一身儒服，張康青衣小帽，是個書僮，那裏像是強盜，不禁一怔。張康叫了起來：「英雄救命！他們要謀財害命。」那人喝問：「你們幹什麼的？」張康叫道：「這是我家公子，是去廣州趕考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已被一名公差按住了嘴。

那中年公差向乘馬客道：「老兄，你走你的道吧，莫管我們衙門的公事。」乘馬客道：「你放開手，讓他說。」張朝唐道：「在下一介書生，手無縛雞之力，豈是強人……」一名公差喝道：「還要多嘴？」反身一記巴掌，向他打去。

乘馬客馬鞭揮出，鞭上革繩捲住公差手腕，這一掌便未打着。乘馬客問道：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張康道：「我家公子要去廣州考秀才，遇上了這四人。他們見到我們的銀子，就想殺人。」說到這裏，跪下叫道：「英雄救命！」

乘馬客問公差道：「這話可真？」衆公差冷笑不答。那老王站在他背後，乘他不覺，突然舉刀擡頭砍將下來。

乘馬客聽得腦後風生，更不回頭，身子向左微挫，右足「烏龍掃地」，橫掃而出，正中老王足脛，將他踢出數步。餘下三名公差大叫：「真強盜來啦。」兩個舉起鐵尺，一個揮動鐵鏈，向乘馬客圍攻過來。

張朝唐見他手無寸鐵，不禁暗暗擔憂。乘馬客卻挺然不懼，左躲右閃，三名公差的兵刃始終傷他不着。那老王站起身來，掄刀上前夾攻。乘馬客大喝一聲，老王吃了一驚，一刀沒

砍準，乘馬客劈面一拳，打得他鼻血直流。老王只顧護痛，雙手掩面，噙唧一聲，手中單刀跌落在地。乘馬客搶過單刀，回手揮出，砍中了一名手持鐵尺的公差右肩。他兵刃在手，如虎添翼，刀光閃處，手揮鐵鏈的公差左腿中刀，跌倒在地。賸下一名公差不敢再戰，不顧同伴死活，和老王兩人撒腿就逃。乘馬客哈哈大笑，將單刀往地上一擲，躍上馬背。

張朝唐忙上前道謝，請問姓名。乘馬客見兩名公差躺在地下，哼哼唧唧的叫痛，向他怒目而視，說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之所，咱們上馬再談。」張康拿回包裹，牽過馬來，三人並轡而行。

張朝唐說了家世姓名。乘馬客道：「原來是張公子。在下姓楊，名鵬舉，江湖上人稱摩雲金翅，是武會鏢局的鏢頭。」張朝唐道：「今日若非閣下相救，小弟主僕兩人準是沒命的了。」

楊鵬舉道：「這一帶亂得着實厲害，兵匪難分，公子還是及早回去外國的爲是。在下也正要去廣州，公子若不嫌棄，咱們便可結伴同行。」

張朝唐大喜，一再稱謝。這幾日來他嚇得心神不定，現今得和一位鏢客同行，適才又見到他武功了得，登時大感安心。

三人行二十幾里路，尋不到打尖的店家。楊鵬舉身上帶着乾糧，取出來分給兩人吃了。張康找到個破瓦罐，檢了些乾柴，想燒些水來喝，忽聽得身後有人大叫：「強盜在這裏了！」張康嚇了一跳，手一震，把瓦罐中的水都潑在柴上。

楊鵬舉回過頭來，只見剛才逃走的公差一馬當先，領了十多名軍士，騎了馬趕來。楊鵬